目瑙纵歌的出圈传播研究

谭勇 [博士，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讲师]

摘　要：景颇族传统集体舞蹈目瑙纵歌凭借出圈爆火的传播热度吸引了全球关注。本文综合运用田野调查、文献分析、实地考察与融入式体验等研究方法，从该舞蹈中梳理出十组可复制的影响因子（也称为“模因”），分别为传说起源、跨境民族、仪式活动、象征动作、节奏结构、音乐伴奏、服饰与配饰、民族认同、社会互动、传承者与影响者。这十组互嵌模因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在互联网时代易于借助社交媒体实现跨界、跨文化传播的结构，为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传播层面的有益借鉴。

关键词：目瑙纵歌；模因；出圈传播

一、序言

目瑙纵歌是被景颇族誉为“天堂之舞”和“千人之舞”的传统舞蹈。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前后，云南省德宏州的每个村庄都会举行集体歌舞狂欢节，成千上万的人们踏着统一鼓点共同起舞庆祝。“目脑”（目瑙）在景颇语中意为“每个人”或“所有的人”，而“宗哥”（纵歌）在载瓦语（景颇族的一个分支）中意为“一起跳舞”或“聚在一起跳舞”；作为“全民大聚会舞”的传统舞蹈，目瑙纵歌于 2006 年被列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二、文献综述

民族舞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天然载体，在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瑙纵歌已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于研究以民族多样性著称的云南省景颇族文化具有重大价值。民族舞蹈本身即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形式，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核心资源。就中国已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目瑙纵歌根植于多民族聚居的云南，是景颇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关于目瑙纵歌舞蹈的讨论，大多建立在人类学、民族音乐学、舞蹈学三者结合的理论之上。现有各种理论已就社会与文化背景中舞蹈的功能提出较完整的分析方法或研究工具。其中，民族志以人类学为核心，将实地观察与详尽的文化描写作为基本手段 [2]，这类方法适用于考察目瑙纵歌及其他少数民族舞蹈，能够清晰梳理其历史来源、演变以及现代状况。

民族音乐学所提的传播理论，也能够很好地阐释传统舞蹈的传承逻辑，以及其随时代发展而调整自身的内在机制 [3]。据此思路，音乐与舞蹈都能切实促进文化认同与代际交流。此外，从表演视角出发，可进一步解读目瑙纵歌的仪式性质，即它如何促成记忆的形成或群体的团结。上述理论共同构成分析基础，使本研究能对目瑙纵歌的形态及其意义作出较为完整的归纳与阐释。

目前，有关目瑙纵歌的国际学术讨论多从跨文化立场出发，将该舞蹈与其他民间艺术形式在编舞、音乐或服饰层面进行对照分析。相关研究通常以集体仪式及其对应世俗活动的社会功能为切入点，提出目瑙纵歌这类集体舞蹈对当代社会的传统仪式具有替代意义的观点。近年来，社交媒体上关于目瑙纵歌的内容迅速增多，平台传播的舞蹈演绎、教学内容已受到全球范围的关注。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采用的各种研究方法对目瑙纵歌的考察均颇具启发意义，同时指明了若干尚待展开的课题或研究方向。

英国行为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中，将类似基因的模因（即迷因）视为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认为这种单位是可被模仿、可用于传播的思想或行为基础；道金斯同时指出，生物本身是其基因（含文化意义的迷因）的载体，各类基因都以促进自身复制的方式发挥功能[4]。从这一视角看，景颇族借助目瑙纵歌的模因保存和延续传统，既顺应文化发展规律，也在实践中满足了非遗传承的需要，为数字时代跨地域、网络化的模仿（病毒式传播）保留了发展空间。

三、研究对象

本文结合田野调查、文献分析、实际考察与在地观察等方法，对目瑙纵歌快速传播的模因加以归纳，梳理其对应的社会文化现象，并进一步分析其在民族及全球语境中的意义。

目瑙纵歌这类传承已久的仪式性活动，是景颇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文化认同的典型象征。从社会变迁的维度看，目瑙纵歌正由原初的特殊文化现象，逐步发展为文化表达载体，乃至具备游览价值的旅游文化产品。由此出发考察其舞蹈（尤其是模因）的特征，既有助于把握该舞蹈所依附的传统，也能为当代各民族以舞蹈为形式的非遗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与完整的思考方案。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传统意义上的目瑙纵歌节日中心。当地已制作出较多与音乐相关的视频内容，并多次对该节日开展网络直播，所发布的视频切片在网络上快速形成病毒式传播现象，带动线上观看与实际到访两类游客数量持续增长。2025 年德宏接待游客 4292 万人次，比前年增加 12.8%，旅游收入达 381.8 亿元（55.6 亿美元），同比上升 18.94%[5]。本文以 2026 年国庆时期陇川所办的目瑙纵歌节庆为个案，开展实地考察与参与式观察分析。

目瑙纵歌将成千上万舞者齐舞的盛况作为长久延续的景观，是传统文化以恰当方式同当代人沟通、自然流露文化自信的典型例证。集体舞蹈能够纾解个体孤独感，而传统本身所蕴含的生命力，更能激发人们对民族文化的兴趣。此时，中国边疆地带所凝聚的强烈团结情感，能使观众产生较深的文化认同感。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相关传统舞蹈在网络上走红，不仅依靠数字流量，更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是文化正向发展、民族自信心增强的体现。

四、模因分析

对目瑙纵歌所特有的模因进行归纳整理，既有利于非遗保护传承，又可解释其在当下的出圈传播现象；同时，还可结合信仰、传说或社会组织探讨其起源，从而对目瑙纵歌的文化深度及所涉各类艺术形式作出更完整、具体的说明。

（一）传奇起源

景颇族所称的目瑙纵歌是其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与特定历史有密切联系。它源自太阳神及百鸟共舞的古老神话，又以景颇族特有的方式表达对宇宙、生命乃至自然的看法。天神按太阳宫所定的祥瑞程序举行神圣的舞会，百鸟拜见太阳神归来，在原始林区的黄果树边用餐时，由犀鸟、孔雀等带头排成弯形的舞列，跳起地球历史上第一场“鸟类目瑙纵歌舞”；景颇族的远祖宁贯娃此时已在人间目睹百鸟舞态，深受触动，便组织族人伐木清场、设立目瑙示栋，仿照鸟类舞式装扮领舞者（将犀鸟头雕刻为示栋地梁的一部分，作为瑙双冠饰；孔雀为领舞职责的正式承担者），击木鼓、敲铓锣，完整地呈现了人间第一场的目瑙纵歌。该舞蹈动作本身即借取动物或自然之象，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景颇族高度凝聚的民族意识与社会形态，也是舞蹈形式成长的关键所在[6]。目瑙纵歌除节日时间外，亦可

在重大仪式、场合中出现，是维系群体感情、保存文化记忆的媒介。这种以口述、身动的方式传承的舞蹈，将传说与信仰一代代延续，正是景颇族非物质文化的典型代表。

（二）跨境民族

中缅边境毗邻地区所见的景颇族（缅甸称为克钦族）始终保有对万物及自然的古老信仰，而这一信仰是目瑙纵歌舞蹈得以产生的精神前提。中国景颇族同缅甸克钦族之间的文化跨境交流，又为目瑙纵歌舞蹈补充了诸多内容。若文化背景基本相同，那么日常、节庆或宗教的联系便更为紧密，跨境民族的传统舞蹈也因此更易互相影响、共同发展。这种跨境现象有助于解释目瑙纵歌为何会有多种表现形式，又为何能成为沟通各民族的纽带。与此同时，借助于这一舞蹈及节日仪式，跨境民族可建立感情纽带、形成认同感，进而推动舞蹈的跨国传播。

（三）仪式活动

目瑙纵歌所依附的传统延续至今，但形式及意义已发生显著变化。过去，目瑙纵歌舞基本是同宗教信仰或祭祀行为直接关相的仪式性活动，多用于祈愿丰收、安康与兴旺，动作、节奏都不复杂、不轻浮，体现着景颇人对自然与祖先的敬重与爱戴[7]。随着社会发展，目瑙纵歌逐步演变为兼具文化属性与民族特色的仪式性娱乐活动。当前国家政策及旅游开发正推动该舞蹈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保留传统内核的前提下，融入现代舞蹈与音乐元素，使其形式更具自由度与活力。

（四）象征性动作

目瑙纵歌的舞蹈动作包含多种表现形式，其中象征性的动作是景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动作大致可归纳为三类——步法、手势与姿势。

步法以有节奏的踏步与拖步为主，通常依据动物习性、生活场景（如狩猎、耕种）设计。这类步法既体现了景颇族对自然的适应方式，也是通过身体语言保存与叙述历史的一种方式。

手势具有鲜明的象征性与表现力。将掌心朝上、向外伸开，用于表达对祖先及诸神赐予福佑、所予保护的感恩；以握拳做快动作指代家族等群体在欢乐或困难中所持的力量与团结。这些象征性手势正好概括了景颇族的基本价值取向：敬祖、崇自然、尚集体合作。

身体姿态则是优雅与力量的结合。舞蹈者通常保持直立、头部略低，这种姿态体现了景颇族特有的尊严或自豪。体重与躯干的适当配合、动作的细腻安排，使舞蹈既不空洞也不失分寸，将文化含义清晰地融入每一个动作之中。同时，该姿势亦是对先人精神的致敬，是个体融入群体、确认民族身份的积极方式。

步法（步伐）、身体姿势与手势相互交织，其蕴含的象征意义正是景颇族历史记忆与文化精神的体现。每一种动作都生动诠释着景颇族早期传说、宗教生活乃至社会制度，也将前人遗产同当前现实紧密关联。以目瑙纵歌的形式起舞时，个体既是在演练传统、参与仪式，也是在切实助力本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五）节奏结构

目瑙纵歌的节奏构造是促成其艺术效果与文化价值的重要因素。该舞蹈的节奏并非单调统一，而是具有清晰的速度变化——由缓慢、刻意设计的动作，过渡为快速、流畅的系列动作，整体呈现潮水起伏、错落有致的节奏韵律。所设计的各种速度均与情感或叙述相对应，对舞者而言，这既是表达的契机，也是进入、体悟传统与历史的完整方式。

目瑙纵歌将富有张力的动作同细腻委婉的手势融合于整体节奏之中。对于力量性的动作（如跺脚、手臂的有力摆动）一般有明确用法，多用于表现力量，或作为节日、集体喜庆的标志，不适用于私密场合。而小幅度的摇晃或手部微动等温和姿态，则是表达对先祖及诸神尊敬、致谢的方式。力量感与微妙性结合形成一种平衡的美

态，恰好契合景颇民族长期以来的价值判断与审美习惯。

目瑙纵歌的舞蹈动作是按世代传承的方式加以组织编排的。所用的群体舞形及路线大多源自传统、神话或既往史实，以身体语言完成对叙述内容的完整呈现。例如，圆周性动作多象征生命或宇宙的循环往复，而沿固定方向行进的直线则可表现景颇族先民古时的迁徙之路。

节奏与模式在整体表演中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其节奏与动作对视觉与听觉具有积极助益，也是维系社区文化的一种方式。景颇人习惯于按既定形式运用节奏、完成动作，并借助共通的舞蹈语言细腻抒发群体的记忆与感情。这种表达又促成归属感的形成，使族群认同有所依托，从而让目瑙纵歌类的活动成为非物质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六）音乐伴奏

目瑙纵歌的音乐伴奏基本按传统方式利用各种乐器完成，象脚鼓及芒锣是典型代表。象脚鼓因构造、音色上的特殊性，在舞蹈节奏、情绪的营造中担当主要角色；其低沉又响亮的声调可以营造庄重、恢宏的听觉效果，对音乐整体的织体复杂性有基础支撑作用。两种乐器合奏形成的音响效果，是景颇文化的生动体现。象脚鼓同芒锣之间的节奏配合，可视为人与自然协调的象征，承载着景颇文化的基本信念。借助这类传统乐器创作的音乐伴奏，能够使各民族成员较易产生认同或归属情绪，全身心投入并享受目瑙纵歌舞蹈的特有氛围。

目瑙纵歌的音乐具有明确的旋律与节奏，二者与舞蹈动作互为依存。旋律大体上按五声音阶来构建，仅运用简单、稳定的个别音调。一般采用缓慢或迅速的上下行方式，将舞者动作的起伏加以象征化，体现生命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该类音乐节奏感强烈，呈现快慢节奏有规律的交替现象。节奏的变化对舞蹈是精确提示：快节奏多用于表现欢愉、活跃的场面，慢节奏则适合较柔缓、深沉的动作。音乐与舞蹈配合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既富于表现力，又易于打动观众。从音体结合的角度看，所用音乐既肯定了丰收、先祖与族群认同，也印正了传统舞蹈形式的广度及其文化、艺术价值。

从近年的情况看，目瑙纵歌的音乐伴奏已开始向流行音乐靠拢，这既是现代音乐影响传统舞蹈的一种表现，也是目瑙纵歌舞蹈在当下作出的调整与发展尝试。就流行音乐对传统音乐伴奏的改造而言，基本是更新旋律、节奏，并以现代电子手段配合传统乐器发声，既不破坏原初的音乐形式，又能满足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听觉习惯与审美期待。

此外，对流行音乐的改编亦改变了舞蹈的结构及表现方式。标志性配乐最初由景颇族人石勒干于 1991 年创作，原名为《献给景颇人》，2006 年重录并添加引子后，更名为大众熟知的《目瑙纵歌进行曲》。原作运用中国五声音阶及景颇洞巴、文崩调与锣大鼓节奏，气势雄健、响亮有力，极为适合万人共舞。目前，流行的音乐版本以多样化的节奏或和弦补充原有内容，对舞蹈动作有较大助益，有利于将清晰的感情带入表演情境。同时，所配汉语歌词（由甄臻即半夏水玉写就）也易于引起共鸣，有助于目瑙纵歌的传播。

然而，应重点关注适应流行音乐与保持传统文化内涵所需达到的平衡，不可轻率对待。过度依赖商业形式、对舞蹈进行夸张改编，都可能使原初文化意义变得模糊或失真。因此，从创作角度而言，对待目瑙纵歌这类舞蹈应进行文化溯源性思考，适度融入现代音乐，使传统与现代形成协调关系。流行音乐对目瑙纵歌舞蹈伴奏的改编具有两面性：既为传统舞蹈的演进及传播带来新可能，也对文化本体的完整存在构成威胁；同时也是试金石，唯有认真、深入地将两者结合，才有可能找到适合当代社会可持续的传承方式。

（七）服装配饰

目瑙纵歌舞蹈所用的服装及配饰，是景颇族区域与文化长期关联的明显例证。服装材料多就地取材于自然物（如棉、麻或丝绸），在云南德宏一带穿着既无闷热感，也不会受气候困扰。男子传统装束多为长袍式的衣形，衣领、袖口有特殊刺绣，是社会角色与民族认同的标志。妇女所穿筒状布裙以富于变化的色块与编织手法著称，腰带宽、裙摆松，便于舞动时的身体活动。服装的材料选择与动作设计不仅美态可喜，也契合当地的地理气候条件，与景颇文化及其历史渊源直接相关。

目瑙纵歌舞蹈的服装及配饰，绣纹题材多取自山脉、河流、动物等自然事物，这类意象在景颇的神话与民间传说中备受尊敬，对景颇族的审美、宗教以及社会秩序都有重要意义，同时兼具装饰功能。这些图案不仅联结了部落与自然，更承载着表达保护、繁衍及纳祥的意涵。

除刺绣外，色彩本身亦有明确的象征含义：红与黑通常对应大地与天空，是能对抗邪恶、指引灵魂的色彩性象征。银饰、羽毛头饰一类的配饰，既能强化服装的视觉效果，也与性别、社会身份直接相关。在目瑙纵歌中，银饰品正因美质与驱邪作用的双重意义而备受重视；羽毛装饰则多用于仪式性场合，以指明佩戴者与超自然世界、先祖传统的关系。由此，目瑙纵歌的舞蹈服饰即为景颇文化及其精神价值的典型实例与生动表现。

（八）族群认同

目瑙纵歌舞蹈对于促进景颇族的族群认同有其特殊意义。文化层面上，它属于景颇族传承已久的传统、集体性的舞蹈形式，是民族团结与凝聚力的一种独特标识。参与目瑙纵歌的活动，并非单纯地完成某项过去或现在的事务，而是以实际行动确认自身与民族社区的联结。这种舞蹈依托同步动作与统一节奏催生共同感受，将众人带入同一状态，群体舞蹈激发的沉浸感更能使人们建立并加深情感纽带。传统服饰与乐器的运用可进一步强化团结感，唤起有关民族遗产的强烈情感。以集体方式参与目瑙纵歌，既可以保存文化记忆、鼓舞民族精神，也能让个体更完整、清晰地认知自身所属的民族。同时，庆典的规模与节日氛围，恰好为各地景颇人提供了接触、交流的契机，进而强化民族社区的身份认同、共同文化与精神联结。

（九）社会互动

目瑙纵歌舞蹈对景颇社区及相关社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能将各年龄段、社会阶层乃至邻近民族的人们汇聚到同一场合，以仪式性齐舞共享文化体验。就庆祝活动而言，目瑙纵歌的参与者不拘于个人或群体、本族或他族，这为跨文化、跨社会的对话创造了条件。同时，它也为年轻男女提供了社交、联络的平台，让人们能在传统节日中建立人际联结。舞蹈的集体性特质，还能推动人与人协作、彼此信任，为社会保持一定活力。目瑙纵歌借由肢体语言实现非语言、非文字的交流，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促进社会和谐作发展。上述功能在多民族地区尤其值得重视，舞蹈既联结了各民族，又促成了互相尊重与合作共存。动作同步、体验一致的特点，对心理状态与社会团结有着积极影响，是目瑙纵歌稳定社会、改善种族关系的有力例证。

身处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对文化传播、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大有助益。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舞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在社交媒体上占据重要地位。从视听层面看，这类媒介催生了目瑙纵歌的新型传播方式，不受时间或地点限制，让更多观众领略其特色。从其他角度而言，网络与社交媒体也是目瑙纵歌模因进入大众视野的主要平台。

（十）传承者和影响者

目瑙纵歌覆盖范围广，能够对各类受众形成

整体性吸引。在此背景下，传承者的任务是将传统艺术带入新时代、推向世界，既不能缺位，也不能懈怠。在内容安排上，他们注重以恰当的方式表现该舞蹈的特点，即动作的流畅性、衣饰的明艳感，以及相关文化的细节与意义。作为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目瑙纵歌的传承已由官方确定为依托传承人制度开展的正式活动。

从影响角度来看，云南歌舞剧院院长袁志平于 2026 年凭借实际经验、创新做法及传播技巧，让目瑙纵歌引发广泛关注，全球各媒体有关内容的观看次数总和已超 12 亿次 [8]。他既对传统目瑙纵歌进行了改造，又以自身掌握的舞蹈形式，将力量、团结的基本文化观念转化为现代视觉的舞蹈语言，由此产生强烈的传播效应，成为该文化复兴与传播中极具潜力的力量 [9]。2026 年 8 月 9 日，其人工智能改编版本在中央电视台 CCTV1 播出的“2026 中国 AI 盛典”上正式发布。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传承人或影响者将民族艺术家及群体纳入合作范围，以实践方式重现目瑙纵歌的相关内容，既保存传统核心，也为普通观众提供接近传统的渠道。一些博主乃至网红已将相关元素融入现代舞蹈，由此找到传统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与共通表达形式。这类创新不仅有助于带来流量，也能让大众较容易地了解、喜爱、讲述或传播目瑙纵歌的相关事象。

如今，目瑙纵歌的传承人与影响者纷纷依托自身平台，投身于该类舞蹈的保护与发展事业，以多种形式支持文化遗产传承（包括舞团集资、开展宣传活动）；同时通过推动年轻人学习传统技艺，促进目瑙纵歌文化的延续。他们所进行的各种尝试，正让目瑙纵歌得到更完整的传承，也使旧有传统焕发生机，由此形成其在当代社会（尤其是数字社会）中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可持续性。

目前，目瑙纵歌已跨越山海，进入“落地”阶段，不少国家都能见到当地人对目瑙纵歌的沉浸式演绎。该舞蹈尤其与能歌善舞、喜爱集体欢聚的非洲民众性格高度契合。尼日利亚华星艺术团自 2026 年 3 月起开始打造海外版目瑙纵歌，在保留经典环形队形、递进式舞步的同时，在肢体张力、舞步细节、整体氛围上融入非洲歌舞的活力，让当地演员穿上特色民族服饰，与中国舞者穿插列队、携手共舞 [10]。这既呈现出目瑙纵歌演绎中的“天下大同”理念，也形象地展现了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

五、结论与讨论

目瑙纵歌从景颇族传统舞蹈走向出圈与全球流行，标志着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世界接触的深刻转变 [11]。其意义概括为以下四个关键方面。

（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目瑙纵歌所引发的全球性关注，正是民族表达的特殊魅力能够打动世界各地区受众的一个典型实例。它以民族的欢乐氛围、群体情绪及统一节奏为基本内容，不受文化或语言而限制，能够唤起普遍的人类情感共鸣。目瑙纵歌不仅在中国传播较快，也在尼日利亚、卢旺达等地受到欢迎，并为当地表演带来启发，因而可以明确将其归入具有跨文化吸引力的成功艺术形式之列。

（二）技术赋能文化传播

“目瑙纵歌”现象恰好可作为人工智能或数字平台推动文化保护、促进创新的实例。数字平台以病毒式传播的方式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从而形成强大的传播力。当前，借助人工智能进行改编已大幅降低创作门槛；老式的器乐（如三十年前的作品）若配以新词及当代电子编排，便能焕发新的生命力，更易于被听众接受，也更易成为传播对象。由此衍生的歌曲往往可与视觉舞步一同传播，并鼓励用户自行改编，以多种方式对原作进行补充性发展。

（三）非遗活态传承带来文化自信

目瑙纵歌走向国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也说明旧有传统不必因时代发展而停滞，更不必被时

间所束缚。目瑙纵歌已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独特性的肯定，由单一区域的仪式演变为世界范围的现象，这正是“活化遗产”力量的体现。其舞蹈形式本身传递着团结、坚韧的内核，它获得的热度不是虚浮的数据堆砌，而是真实内容的自然流露，并非一时的潮流性现象[12]。

（四）文化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双赢

从文化维度看，目瑙纵歌在全球范围内所受的关注已产生实际的经济效益，有助于旅游业发展。以“魔性视频”形式出现的相关内容，使德宏州的游客数量保持较稳定的增长，2025年该州游客人数与旅游收入均实现明显增长。已有事实表明，传统文化可作为现代旅游的宝贵资源加以利用。地方政府可依托网络爆发性传播与体验感强的旅游方式，进一步扩大目瑙纵歌的传播影响力，由此获得社会与经济的双重回报。

纵观当前全球民间舞蹈可以发现，目瑙纵歌所代表的类型兼具文化共性与不同于其他舞蹈的特殊模因。从底层逻辑来看，各个民族的民间舞蹈本质上都是借助群体活动、依靠表演实践来维护、延续或发展社会关系与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

参考文献

[1]朱小松.《目瑙纵歌》“纵”的是全民同乐[J].音乐天地,2026(10):32-33.

[2]KURATH G P.Panorama of dance ethnology [J].Current Anthropology,1960,1(3):233-254.

[3]ROYCE A P.The anthropology of dance [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2.

[4]Richard Dawkins. Oxford Landmark Science:The Selfish Gene (40th Anniversary Edition) [M].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5]Yang Jinsong. Dancing to the rhythm of culture and tradition [N].China Daily, 2026-08-06.

[6]宋颖.景颇族的文化记忆探析——以目瑙纵歌为例[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4,6(4):93-105.

[7]杨丽菲,董梅.目瑙纵歌盛会的民间祭祀性[J].保山师专学报,2009,28(3):19-21.

[8]Yang Feiyue.Traditional dance makes new moves [N].China Daily,2026-08-08(010).

[9]毛晓雅.《目瑙纵歌》凭什么让全世界跟着摇摆？[N].农民日报,2026-10-16(005).

[10]张红.目瑙纵歌鼓乐在非洲大陆奏响[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10-12(006).

[11]韩璐,明庆忠.少数民族仪式展演节庆旅游开发及经营模式构建研究——以德宏州“目瑙纵歌”节为例[J].旅游研究,2016,8(2):46-51.

[12]高志英,李淑思.目瑙纵歌逐层出圈与节日共享文化共同体生成研究[J].昆明学院学报,2026,48(4):13-26.